

# 半世紀前徐海遊（上）

唐秉玄

## 踏入教育界的第一步

### 前言

江蘇徐屬九縣市（銅山、宿遷、睢甯、邳縣、豐縣、沛縣、蕭縣、碭山八縣，後增設徐州市），海屬五縣市（東海、灌雲、沭陽、贛榆四縣，後增設連雲市），橫互全省北部，北與山東交界，西南與安徽河南兩省接壤，東南與淮屬各縣（淮陰、淮安、漣水、泗陽、鹽城、阜寧）毗連，東面與浩瀚的黃海為鄰。這是一個文化古老的地方，民風淳樸，氣候溫和，幾千年來，不知孕育了多少英雄豪傑，將相帝王。

徐州，自昔為淮河流域進出黃河流域的孔道，今當津浦隴海兩鐵路的交點，扼蘇魯皖豫四省之要衝，早稱軍事上之重鎮，兩鐵路完成後，形勢益為重要。連雲市，位於海州臨洪口外，由西連島與雲台山而得名，為隴海鐵路之終點，東出黃海，可與南北各埠通航，西經隴海路，可深入西北各省，沿線物資，由此集散，為我國中外交通之一大口岸，前途發展，未可限量。

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起，筆者有幸，由學校踏入社會，首先在徐海一帶服務，前後待了

四年，曾經走遍許多縣市，在邳縣東海兩地，歷時最久。歲月如流，一晃已是半個世紀，追懷往事，不免有歷盡滄桑之感。

### 出校門踏入教育界

余幼時家境清貧，幾無選讀學校自由，每以學費高低，作為捨取之標準；中學讀舊制師範，大學改習農業。民國十九年夏，踏出南京中央大學校門，何處是理想的歸宿，四顧茫茫。北伐以後，十六年春，國民政府，奠都南京，十七年底，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。南京改為特別市，江蘇省政府，於十八年春，由江寧遷治鎮江，各廳處除舊佈新，擴大編制，延攬人才。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孫恩馨先生，應邀出任江蘇省農礦廳第一科科長（主管一般農業），鹽城同鄉祁崑捷（翊三）先生，擔任第二科科長（主管合作事業），特趨訪請教。

孫恩馨先生，係農業專家，中大名教授，江蘇省農礦廳之重要台柱；對盈門桃李，莫不熱心指導，凡有所求，多能為力。祁崑三先生，為江蘇鹽城傑出之士，才華卓犖，足智多謀，在北京

法政大學讀書時代，即嶄露頭角，為同儕所推重；早歲從政，歷任蘇省金壇、沭陽、鹽城等縣長，以金壇最久，治績輝煌，陳果夫先生主蘇，譽之為能吏。哲嗣兆琬世講，英才俊發，機智過人，頗有乃父之風，曾任臺省衛生處科長，現任主計處秘書。省府委員李悌元先生，出身醫科，奉派兼代臺南縣長時，借調兆琬為機要秘書，縣府大小事務，悉委其全權代表處理，遇有重大問題，則共同商討決定；以其出身縣長世家，肆應裕如，對臺南縣政，頗多獻替。

當時孫祁兩科長，得悉余之來意，立即敦促回京，覓取要員薦函，彼等願竭盡所能，從旁協助；祁科長熱情豪邁，對家鄉青年，尤表關懷，特以幽默的口吻說：此乃「裏應外合」之計，必能有成。

一介書生，初出校門，既無求職經驗，更乏人事關係，社會一切，所知太少，遂過返都門，就商於中大校長辦公室秘書前第六師範老師楊芷庭先生（常州人），彼稱：北伐初期，中央政府，設大學院（即教育部），蔡元培先生任院長，主管全國教育；各省設大學區（仿照法國制度）

，下設「高等教育」「普通教育」「擴充教育」三處；大學校長，兼管所在省區教育行政，實際業務，由「普通教育處」負責辦理——相當於教育廳。當時浙江省為第三中山大學區，江蘇省為第四中山大學區，稱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（即中央大學前身）；校長張乃燕先生，係開國元勳張靜江先生之侄，擔任第四中山大學校長時，余（楊師自稱）曾在「普通教育處」服務，張校長因兼理蘇省教育廳長職務，經常出席蘇省政務委員會（即今之省政府委員會），與省府主席葉楚傖先生（北伐後，蘇省府首任主席為鈕永建先生，葉為祕書長，後遞升為主席），暨各廳處長，均有深厚淵源。囑繕具報告，由其代陳，校長對學生請求介紹工作，無不以最速件處理。余即照辦。不久，蘇農廳廳長何玉書先生，約余談話，雖位卑職小，但能學以致用，今後發展機會正多，深感欣慰。

### 寧為雞首無為牛從

蘇省府遷治鎮江後，葉楚傖主席，為求革新地方政治，舉辦縣長甄選，友人馬鎮邦先生（淮安人，北京法政大學畢業，與同鄉祁羽三先生同班同學，平時過從甚密，因早相識），原任蘇省府視察，參加甄選合格，發表邳縣縣長。彼第一次作地方官，缺乏班底，適該縣縣立中學，發生風潮，校長人選，迄未決定，邀余前往相助，并稱已獲教廳同意。邳縣位於蘇省最北部，與山東鄒城嶧縣台兒莊等地毗鄰，在蘇省來說，屬於邊遠貧瘠地區，一般人多望而却步，吾鄉青年，無

論讀書或就業，多嚮往江南，鮮有向北方發展的；當時我僅二十三歲，年輕識淺，不畏艱苦，遂毫不遲疑，欣然接受。農廳兩位科長及京中師友聞訊，深表關切，均勸余多作考慮。

此時，余忽憶起一則故事：某次由鹽城往鎮江途中，一羣大專青年，在輪船客艙內，飯後無聊，發起「言志」活動，人各有「志」，競相發言，在江南某校讀書的郝小姐說：「我將來畢業後，不願在小機關做事，寧可在大機關做個小職員，不願在小機關當個大頭目……」。這位小姐，系出名門，才華出眾，能言善道，美麗大方，頓時引起全場注目。我對她的意見，也留有相當深的印象（據說，後來她嫁給一位年高官大的蘇省某保安旅旅長，結果，並不理想）。今天我第一次面臨就業抉擇的關頭，何去何從？頗費思量。

「好的開始，成功了一半」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第一步非常重要，必須看得準，行得穩，千萬錯誤不得。先哲有言：「寧為雞首，無為牛從」。前賢又說：「一年之計，莫如樹穀，十年之計，莫如樹木，百年之計，莫如樹人」。國父中山先生，更訓示我們：「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，不可做大官」。也許在我早期的心靈中，深深的受了上面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，竟然不顧師友勸告，一肩行李，由浦口搭乘津浦路火車，毅然離開了相處多年的繁華世界——南京，鄭重的踏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，走向荒寂冷僻的地區。曾記得到達邳州城後，給南京友人的第一封信，開頭這樣寫着：「一夜津浦，半日隴海，昨為南京

客，今作下邳人」，言下似有怡然自得之意，雖在車中一日一夜，不眠不休，但却毫無疲憊勞累的感覺。「鷄首」！「鷄首」！「樹木樹人」！這一步竟讓我走了五十年，這也許就是命運的安排吧？不論成功與失敗，我都要加以冷靜的看待。

### 學生比校長年紀大

邳縣，介於徐州海州之間，古稱邳國，秦置下邳縣，漢初韓信為楚王時，曾建都於此，歷史上許多名人，如呂布、關羽、石崇等，都先後鎮守此處，曹操縊死呂布之白門樓，圍困關羽之土山，與金谷園媲美之石崇花園，至今尚留有遺蹟，供後人憑弔。清初黃河決口，城陷為湖，始遷今治。曾一度升為直隸州（邳州），後又廢州改縣，屬於徐州府，即今之邳縣。

城西有黃石山，相傳漢黃石公，曾隱居於此，張良進履之圯橋，亦去此不遠。城內南門與西門之間，有一泓湖水，距離邳縣中學很近，湖內除魚蝦蚌蛤外，盛產蓮藕菱角蒲菜水筍等，時有鷗鷺翔集，白鳥翻翻，點綴湖光生色，每當晨昏散步，置身其間，頓覺心曠神怡。城之東南隅，有魁星樓一座，高數十丈，為九層塔形建築，雕樑畫棟，古色古香，登樓遠眺，北面有洪福山，林木茂盛，西南有城湖，水波盪漾，東面有大沂河，蜿蜒如帶，一片美好湖山，盡收眼底。

徐海平原，盛產麥類，當地人民，均以麵食為主，與淮陽一帶，顯有差異；邳縣中學，全校師生，早中晚三餐，都吃饅頭或煎餅，對於煎餅

尤為喜愛，筆者因在南方較久，生活習慣不同，仍愛米飯。據縣政府財政局長包壽（南山）先生，非正式統計，當時全城內吃米飯的人，連我在內，不滿十名。煎餅形狀，類似一張大型的春捲皮，吃時將煮熟之菜餚，或新鮮之蔥蒜，捲在餅內，每餐約二至三張已足，為通學生及行旅客商，最易攜帶之簡便食物，不用蒸煮，可省却學校當局許多麻煩，既新鮮衛生，又富營養價值，較之今日臺省各校學生所用之「便當」，則更屬簡便實惠多了。

教育方面，在當時來說，較之蘇南蘇中部份縣市，尚略遜一籌，筆者所主持之縣立中學，算是全縣唯一的最高學府，部份校舍，茅茨土階，頗饒鄉村風味。學生僅有初中三班，另附設師範科一班，培養小學師資，全校學生，約二百餘人，當時風氣未開，名為男女兼收，實際上，全校僅有女生三名。

徐海一帶，有些地區，具有北方風俗，人民習尚早婚，新郎年齡往往小於新娘若干歲，記得當時有位申請婚假之學生，年齡只有十五歲，問「誰結婚」？他坦然答稱：「俺」！余不禁為之愕然。一般青年，多結婚較早，入學較遲，初中部學生，半數超過規定入學年齡，師範科學生，情形尤甚。每當星期假日，常有部份同學，牽兒攜女，來校園散步，他們的歲數，往往超過我當校長的年齡許多。記得師範科三年級有位白錫三同學，身體魁梧，年齡最長，已將近二十七、八歲了，平時非常活躍，但做事却老成持重，領導校內外社團活動，頗具績效，是一位頗有前途的

青年。據傳，抗戰期間，曾參加游擊工作，表現甚佳。

另一位個子最小年齡最輕的師範科田少庭同學，那時他祇有十六、七歲，穩練篤實，成績優異，大陸撤退後，輾轉來臺，刻苦奮鬥，歷任南投縣弓鞋、隘寮、潭和等國小校長，辦事認真，工作勤懇，迭獲政府獎勵；一別數十年，寶島重逢，恍如隔世，幾已相見不相識矣。民國六十八年春，因限齡關係，於南投鎮僑建國小校長任內退休。這是我在大陸上首次辦學校，最早的一名學生，年齡僅差余六歲，身體尚健，不時前來問安請益，縱談五十年前的往事，歷歷如繪，算是退休生活中，頗感欣慰的一件事。

### 共黨操縱學校風潮

民國十六年四月，清黨以後，共產黨轉入地下，仍到處流竄，暗中活動。邳縣位於蘇魯兩省交界邊區，環境特殊，共黨活動，尤為激烈，以學校為發展基地，以青年學生為爭取對象，邳中，既為本縣最高學府，當然更為爭取之主要目標；因之風潮迭起，一年之中，往往校長數易，開辦七年，迄無一畢業學生。

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九月，筆者奉蘇教廳派令，出長邳縣中學教務。以一個涉世不深，毫無社會經驗的青年，主持風潮迭起的學校行政，第一次面臨與狡詐之共黨，作思想搏鬥的艱鉅場面，當時真是既興奮，又惶恐，對我個人來說，是一項重大的考驗，祇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因之接事之初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常常夜不安眠。

幸蒙縣長馬鎮邦漢波先生（戰前曾任揚州區

行政督察專員甚久，戰時，任蘇省府祕書長八年，與韓德勤主席共始終，對省政建設，頗多貢獻），全力支持；縣黨部常委辛玉堂先生（字華軒），為邳縣領導人物，曾任教育部教育廳（江西）督學，抗戰前後，三度出任該縣縣長，對地方貢獻特多；於抗日剿匪工作，尤著勳勞。現年八十二歲，寓嘉義市，執業律師），教育局長劉樹棠先生（字雨南，中央大學畢業）等，多方協助；首將全校學生，重行調查登記，并個別逐一談話，以考核其思想，當時雖有人陰謀阻撓，余仍照常進行，一面充實學校設備，選聘優良教師，改進教材教法，并對思想教育，特別加強。

師資方面：首先延聘地方碩彥王藍田先生（曾任江蘇徐報社社長）及劉雨南、曹元吉（來臺後，服務臺中縣政府，現已退休）、石敬德、韋玉璋諸先生，擔任文史暨思想方面有關課程之教師。外縣籍者，有郝立誠（兼教務主任，中大中文系畢業）陳養真（金陵大學畢業，曾任臺灣省立花蓮農校校長）李名山（淮陰六師畢業，兼訓導）等多人。曾任湖北省政府社會處處長之鹽城吳蝦照兄，在中大畢業高考及格未分發前，也曾一度在本校服務。由於師資陣容堅強，教學認真，未及一年，校風為之丕變。民國二十年夏天，舉辦第一屆學生畢業。蘇省教育廳督學相菊潭先生（陳立夫資政做教育部部長時，他擔任參事，余并塘資政當蘇省民政廳長時，他做主任祕書，行憲後，任立法委員），適蒞校視察，驚為奇蹟，曾專案報請教廳獎勵。

### 選舉國代替人拉票

國民會議之召集，為國父生平之素志；民國十三年十一月，國父離粵北上，過滬發表聲明，說明北上的目的：「一為召開國民會議，是對待軍閥的。二為廢除不平等條約，是對待帝國主義的」。不幸國父於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三月十二日上午，在北京病逝。其舉世聞名迄今仍為全國奉若金科玉律的「遺囑」中，再度的指出：「最近主張，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尤須於最短期間，促其實現」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，中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，在南京開幕，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，遵奉遺囑，提請召開國民會議，經大會一致通過。民國二十年元月一日，由國民政府公佈「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」，代表名額，共五百二十人，採用職業代表制；於同年五月五日，在南京集會，為北伐統一後的一大盛事。除通過推廣教育，厲行經濟建設、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及接受 國父遺教為國策各案外，并通過「訓政約法」，從此軍政時期結束，訓政時期，於焉開始。

事前，江蘇省立鹽城中學校長彭大銓秉侯兄，有志競選國民會議教育人員代表，函電交馳，託余在徐海地區為他拉票，幸喜當時邳縣無人競選，承教育局長劉澍棠先生（與秉侯在南京中大先後同學）登高一呼，以及城中實小校長劉家驥先生等熱忱贊助，獲票最多，盛情可感。後來彭氏迭任省立東海民衆教育館館長，省立南通中學校長，蘇教廳第一科科長等職，對蘇省教育，貢獻頗多。

### 瀋陽事變震撼世界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二）九月十八日夜，日本關東軍，將南滿鐵路柳條溝段炸毀，謾稱華軍所為，向瀋陽北大營駐軍進攻，於是震撼世界的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，也從此揭開。時東北邊防司令張學良，適在北平，電令守軍採取「不抵抗主義」，於是日軍長驅直入，佔領瀋陽，僅第二日一天，又佔領營口、撫順、長春等十八都市，五日之內，東北重要地區，幾全被侵佔。

黨國元老前廣州大元帥府祕書長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（哲嗣保之先生，曾任農復會組長、臺大農學院長、駐非洲賴比瑞亞農業代表團團長，現任臺灣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），激於義憤，作「哀瀋陽」詩二首，曾傳誦一時，茲將原詩附刊於后：

### 哀瀋陽 二首

仿李義山北齊體 馬君武

趙四風流未五狂，翩翩蝴蝶最當行。  
溫柔鄉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入瀋陽。  
告急軍書夜半來，開場絃管又相催。  
瀋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佳人舞幾回。

詩中所說的人與事，雖未必完全與事實符合，但「不抵抗將軍」張學良，却為當時舉國上下所唾棄。不久，東北數省，相繼淪陷，全民悲憤激昂，不減於中美斷交之今日；全國公教人員暨青年學生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一律臂纏黑紗，上書白色「共赴國難」四字，以示同仇敵愾，奮發圖強。我政府為加強應變措施，「整飭地方教育」

，列為當前首要工作。民國二十年十月，筆者奉江蘇省政府之命，調任東海縣教育局局長。

當時省政府主席，為黨國元老葉楚傖先生，教育廳長為江西籍陳和銑先生（早年與鄭毓秀、魏道明等，留學法國，研習法律，時人稱之為「法法系」）。依照當時法令規定，省立中等學校校長及各縣市教育局長，必須由教育廳長報請省政府委員會議（當時稱省府政務會議）通過，始能任用，與目前臺灣省情形，顯有不同（按臺灣省光復之初，教育人員，一律由長官公署教育處報請長官核准後，由政府公報統一發表。改制為省政府時，初期，教育廳權限較大，人事可以先行發表，然後報備。經魏（道明）陳（辭修）兩主席後，略有改變，重要人事，概由省府人事單位，秉承主席直接處理，各廳處無權發表。至於省府委員會議，僅討論一般案件，對於人事任免，從未過問）。

蘇省教育廳於提報省府會議之前，廳長陳和銑，約余談話，略謂：「汝在邳縣一年，表現甚佳，現以時境需要，調任海州教局，今後任務，將更重要，海州（東海）為北方之強，汝年紀甚輕，此行有把握否？」當答以：「我乃南方之強，自信可不辱使命。」其實我也是蘇北人，不過在南方時間較久，面孔有些像南方人而已。當時年方二十四歲，廳長說我年紀很輕，因之教廳上下，也就呼我為「最年輕的教育局長」。不料五十年後的今天，以我在江蘇臺灣兩省，辦了近四十年學校，大家又稱我為「最老的校長」，真是歲月不饒人了。